

TS460/2978(5)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31 1940**



圭美堂集卷十九

字學劄記上

論書法

書家務圓熟者易滑弱而少骨力務勁健者易板滯而乏機勢蓋用筆雖要使盡氣力然不可使煞須以意運用之筆筆要有起止不爾便是魔道

安溪師嘗云鄉前輩王恥古初閱其公車時牕課極稱工夫深到但微不足曰骨節尚大問曰骨節不得大乎曰大不得因思文家理脉不細氣魄不斂字句不琢鍊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便骨節易大合而言之生故也又思學書亦苦骨節大  
不特點畫要細處小處學即結字亦是愈熟愈不相礙  
使覺小文章蘇大於歐歐大於王曾王曾大於柳柳大  
於韓書家亦然蔡蘇米黃大於歐虞褚薛歐虞褚薛大  
於獻之獻之大於羲之

東坡書似肥却當知其瘦處以有筋在內元章書似粗  
却當知其細處以逐筆集古過蘇天分高米工夫到  
書家力量風神俱到者惟二王後則力量多風神少宋  
之米明之董皆天姿高欲自振整董學力不如米遠甚

晚仿楊少師為勝馮定遠云董却藏鋒學董者俗董却  
不俗

力量自要字中筋骨勁挺而學習則自練七十二筆始  
七十二筆到手所向無疑膽能生智矣風神只在大小  
枯潤疎密長短取之此關乎才分而態與韻生焉則直  
根乎情識矣

小篆有橫直而無點撇捺勾挑八分有點撇捺勾挑而  
無尾出銳鋒者楷書作而八法具策掠啄趯或如刀削  
如棘刺如麥芒皆以出鋒為妍亦如聲之起丹田由喉



而舌而齒而唇遂出口亦勢之必至然開發亦必收閉  
鋒中而藏則後天而不漓乎先天故大家作今體篆分  
皆備

平生聞友人論書適有會於心者不敢忘何義門學士  
云古人用筆鋒勢亂跳如鹽醃蚯蚓常熟瞿支遠笑其  
寫字尚不知提筆即自命書家耶字却要時時將筆提  
起纔好家孝廉位三云作字須倒繞過對面下筆行筆  
方無偏扁之病高淳吳季舒隱君云聞祁豸佳止祥學  
書於董印以訣曰無他只筆筆給足了他便是病都在

這一筆未寫完就寫下一筆宣城梅勿菴先生云聞右  
軍愛鶩正取其頸長屈伸自如如有似提筆運腕不露筋  
骨也

書法結字要鑲嵌的緊方能布置的寬凡有形者皆不  
能離陰陽字法欲長先短欲短先長一切輕重燥濕大  
小高低疎密肥瘦之類皆然

詩文書畫皆須換骨隨手所為時體俗樣都不好如何  
能換日日澤於古而已做聖賢定須言動依著成法令  
人一望無慢易輕躁之容一言一步不敢苟始得



筆前有一種鮮華之意書家自是難得覺得不由習成然不習亦不能成如東坡吳興可見近日如董宗伯亦畧擅此若鍾王則英秀竒偉下至歐虞顏柳皆骨脉相傳尤高

書法運用提起按下輕重之間呼吸頓挫之由不可少離要換筆又要筆筆起方是一筆一筆寫行草俱須繞上迎面下筆方能圓勁得勢順筆溜滑多成垂頭塌翼之狀全無精采力量不復具體局矣

讓左側右不徒說手臂每字體勢須皆如此雖字體不  
同亦有左昂右低者而勢多取趨右古人字右肩多聳  
可想其故蓋執筆者右手不如此不合局不得力矣理  
勢然也

古人書自以沈著精健為主又不可無逸韻沈著精健  
由於講求法度學習點畫法力俱足始能若逸韻則緣  
於姿骨心知其意好尚雅格不爾子發彥修不免斥之  
門外李西臺尚為東坡所鄙棄楊少師則雄強變化雖  
高流無異議矣

蘭亭之妙固是平時巧力俱到而此日景情心手交悅



意到神隨筆能副之却用正鋒而偏側伸縮天然自具  
逸姿變態不可方物遂使行欵體形盡堪繩準

米元章對徽宗蔡襄勒字蘇軾畫字黃庭堅描字臣刷  
字當知勒字之妙

草書欲化去橫畫而體取員本於篆也楷書欲豎畫短  
而體取方出於分也鍾元常真字便可見黃庭十三行  
畫讚始有長豎畫二王之變古於此可觀

字樣不可等勻楷書始於魏晉間人看其體勢宣示黃  
庭曹娥雖傳摹久點畫失真尚可想見其用意至行書

則蘭亭聖教當字字玩味其製撰之妙心精所注筆墨  
俱有形色造化鑪鞴在掌指矣却又非雕刻牽強山谷  
所云庖丁解牛梓慶削鐻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者同  
一樞紐不容一物於其中東坡所云直追所見如兔起  
鶻落少縱則逝須與知者參之

草書要字字可以數得出筆畫方好許多夾雜冗筆使  
是外道雖顛素狂草亦如此余故云正書要有筆法不  
是要無筆勢草書可以減筆畫不可以減筆法

書法下筆便覺鋒粘紙上像推不動鋒陷紙中像拔不



起方好逆頓放收疊回每筆皆如此著力要勻足不要盡鬆緊者筆之呼吸也結字之展促如之

東坡書天分最高得筆後便能觸手生勢自然成體海嶽却從王大令褚中令陸柬之等著意翻反撰造騰挐之勢遂成雋拔之品似工夫較深於蘇蔡君謨天分雖畧亞於蘇工夫雖畧亞於米要其工力所至楷本平原行書宗二王體格大方獨傳單微正脉故東坡在當時便謂書法君謨自應出執牛耳何謙抑過當乃知此老心眼定而能公山谷與米老互相訾警蘇公却數於山

谷書有微詞至米則稱之為超妙入神蘇黃之交固密真鑒者豈得以愛憎入之蘇又極口稱揚風子一洗五代以來衰陋之氣李西臺等俱不挂眼至周子發則戟手罵矣若張顛醉素趁筆調笑其意謂壞鍾王家法則可要其用筆未嘗絲毫走作固亦楊凝式類也風韻減耳至市娼眩兒童文人口快語當分別觀之

朱子書字銘云明道先生曰吾書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吾思摩詰畫山時



見山不見畫寫字時只見點點畫畫及成箇形象即古人所云心畫也文徵仲題藏真自叙云藏真書如散仙入聖雖狂怪怒張而求其點畫波發有不合於軌範者蓋鮮東坡謂如沒人操舟初無意於濟否是以覆却萬變而舉止自若其近於有道者耶若此自叙帖蓋無遺恨矣

每筆還他起止住筆收鋒回內莫帶出餘芒草書是索性聯絡不是沾帶其中點畫波發起止仍須還足他書家學歐須飛動不得徒求之緊勁方知其血脉流通

學米須謹重不得徒求之活變方知其工力深到筆正鋒藏不露芒棱如兒鶩掉頸游魚盤波其下筆也紙墨相交深陷熨貼如利刀入肉其行筆也滾跳擲翻勢不自己每筆皆具起止又轉令鋒正自然如此如蚯蚓中鹽一般

學書在得筆得筆矣臨書時用意安排得筆者筆直下使力勻齊鋒中而藏不走作至熟極而巧生焉用意者記法帖字之式樣並字裏行間之遲疾疎密肥瘦大小皆閱玩之然後自己結構之不失心準而目想者



三美堂集 卷十九  
昔人稱右軍書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閣須玩味一陽一陰龍跳者言其使筆力勢圓軟而勁健天矯而道緊虎卧者言其體質安重而有威神

易  
一幅字筆筆著實而位置有體勢運掉有機鋒殊不易

凡下筆一點一畫沁紙稱意精神炯炯似在天壤間有此一物事方得丟筆浮墨終寥落無成

鋒正管直一點畫不得牽率輕易用力須入紙所謂畫沙印泥壁拆路屋漏痕折釵股也使筆力要遲要勻要

足是本領筆有輕重轉換按下提起及呼吸頓挫墨有濃淡燥潤字有肥瘦長短疎密是風神大抵用筆盡之鋒中結字盡之展促臨摹古人觀玩法帖熟得其意法自己運然後能用本領而風神生焉

學書只一眼看定筆鋒在中不走一筆定三折便有頓挫騰踔之勢藏鋒要熟轉折處不露想董思翁云迴腕者即提筆耶筆筆足能用意覲面古人不難矣

氣力要使得勻有不到處便是病刺得入提得起行得銳留得住展得開拍得緊轉得圓收得淨只要足不要



盡喜雄勢忌平穩柳誠懸云尖如錐捺如鑿不得出只得卻

學書一字訣曰遲二字訣曰鋒正古人云盡一身之力而送之自不能急每一筆著眼覷定鋒在中往復幹轉皆恐隨勢傾側柳氏謂心正則筆正不虛也近時人笑海寧陳奕禧子文作大書遇彎鈎趯脚身逐筆行以為裝樣作態正其得法處

真楷筆勢縱橫開發處直而含曲行草筆鋒轉換處折而不斷乃工夫火候到手之驗只藏鋒熟使鋒到耳

書法下筆有橫有直直者雖橫亦直橫者雖直亦橫直圓而橫方篆直而分橫至鋒中則一也虞出篆柳出分大畧如是亦非判然為二

雙鈎懸腕讓左側右指實掌虛意先筆後四語本要訣雙鈎懸腕指實掌虛俱言握管讓左側右意先筆後俱言結字雙鈎者食指中指鈎管也懸腕者腕不著案也指實者食指中指鈎管大指抱管名指小指抵管俱要撮緊所謂實也掌虛者名指小指不可掐掌心也讓左側右者字之體勢大槩左低而右昂蓋右手作字不爾



便不發揚意先筆後者要筆筆寫足則遲遲則能於其  
間用意結構大小肥瘦疎密高下長短離合推挽著意  
排布運用而筆隨之也讓左留右地也側右側向左也  
顧盼在其中矣昔人論郎官記抑左升右正是如此  
錐畫沙印印泥皆言筆鋒入紙欲透紙背也何以能如  
是鋒中正而沈著也鋒直入紙則兩邊勁淨如水洗如  
錐鋒入沙如印文入泥筆鋒欲出不能最善取譬絲毫  
不中不正便不能如是所以狀沈著者惟逆撐急水灘  
船用盡氣力不離故處最妙東坡云世俗筆苦驕衆中

強鬼我驕字最妙不復能入矣至唐人又出屋漏痕亦  
妙屋漏行壁委蛇曲折而鋒藏於中觀漏處乾兩旁有  
暈則中痕一路不偏不倚顯然可見如善書者看其所  
作映日照之中間行筆處墨澹墨俱推在兩旁宛然不  
二綿裏鐵於此可想壁拆路亦言深透不異畫沙印泥  
也折釵股言豎也筆從下逆上折而向下則藏鋒而中  
故云折如此則中而圓如釵股也

文徵仲書本元俞子中王雅宜本宋邵龔王百穀亦學  
邵趙孟頫本唐蘇靈芝歐陽率更褚河南皆源於隋丁



道護張公禮要精熟一家方可貫穿衆家書家以為秘要朱子論讀書亦然

歐陽率更與虞伯施字體皆長固是欲變魏晉短扁舊樣而結構亦微不同歐於橫豎畫作長短以為展促虞於戈波點橫拓斜攢密以為展促雖變化無方陰陽互用大約歐多於上下截作斂散虞多於左右體作跌宕歐用正而以偏合勢虞用偏而以正成局無不以相稱為主此錢穆父訶米顛曰須得勢米遂緣此大進也要之虞尤於魏晉法近

虞伯施廟堂碑或側頸拖脚或昂左墜右極伸縮取勢而一歸寬綽得魏晉人奇巧而機軸能新可云鴻製龍跳天門以圓勁騰拏活變不窮言虎卧鳳閣以體局穩密盤踞得勢自然威重言宋人皆欲自出結撰未嘗不新都似右軍極縱放處無不雅相有韻也如米黃習氣處便惹厭元之趙明之文董學之不俗者少大王之黃庭像贊曹娥行書之蘭亭聖教草之十七帖淳化閣人人精習至今轉相摹搨失真多矣仍未見有流弊推而上之即大令便難比並如鶩羣帖已開習氣之門



真如尼山文章至十翼句句滴下天髓來皆從心坎中  
流出性命膏液不得不萬古心悅誠服也聖人到時中  
却無定體自聖出之即皆定體也所謂變動不居上下  
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也

趙松雪云書家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工結字隨  
時變易用筆千古不易用筆者柳誠懸所云筆正也筆  
正則鋒中又行筆遲遲則墨隨鋒入紙矣此其不易者  
八法與二十六七十二皆用筆式樣結字隨人具體偏  
正輕重展促則須用意布置宣示黃庭樂毅畫贊曹娥

蘭亭聖教淳化十七帖學之到手唐宋大家名家俱不  
可忽所謂亦須用工也

用筆要轉不轉恐鋒順行而偏也或迴或翻或倒下筆  
都是此意

結字要得勢斷不能筆筆正直所謂如算子便不是書  
到字成時自歸於體正而行直至執中而無權筆筆要  
正則書家之子莫也顏柳體方者方長者長各字結構  
亦不是板定死法

元人書惟鮮于伯幾饒介之不大依傍趙承旨他如虞



伯生袁清容周景遠鄧文肅等率不能離趙

魏晉人多生動唐人多平正宋人多囂張元人多頽唐  
凡詩文字學要深厚如書法至元明便甚淺薄下面生  
不出甚麼頭面來故馮鈍吟謂明人書一字學不得  
虞書固不平均即大歐顏柳其楷書布置俱當求其展  
促處各有結體不離長短疎密便知生動之由

近書家江浙人數三家姜葦間陳香泉何義門姜學晉  
人用筆蘊藉吻肩不露結體亦高雅不踏時蹊唯筆筆  
拆開看有未足處陳知用筆點畫有功只好古字反墜

河北擅裘氣又從襄陽入手任學晉唐骨胎自露更覺  
可嫌何臨仿唐人甚熟實得古人筆法只自己面目少  
塌著筆描字不是提著筆寫字

無論真行草點畫無絲毫混過自佳

筆鋒入紙便是藏鋒鋒正故也轉處皆正書家重筆筆  
起又貴換筆都由此

十緩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古人語也盡  
之矣起伏尤宜體認

提筆熟方少棱角草書尤然



懷素聖母帖全是王子敬法筆圓鋒正是真脉  
蔡端明沈厚有操縱蘇文忠秀發姿態足米顛學力到  
復能竒變黃山谷刻苦李西臺少英分周子發則努日  
金剛矣

用筆圓轉而勁中邊皆到不露棱角如魚遊於水方是  
古人妙處黃山谷云右軍書圓緊誠然大令便別  
書法即一點亦須有搖擺之勢所云三折所云頓挫所  
云迴斡衄疊等名目皆是總之力要用得處處勻齊而  
足必如此方能盡其勢故云如撐急灘船用盡氣力不

離故處又云若鹽醃蠕蠕也就呼吸吞吐間討消息若  
一筆徑過便與古人隔膜只是筆不可用煞要刺得入  
又要提得起鋒不偏則入鋒不屈則起刺中便提不是  
兩事刺者正也提者直也古人畫沙印泥之云正爾  
用筆鋒須中結字亦要從中排布用筆之中實在畫心  
結字之中虛存空位實者絲毫不得走作虛者移步換  
形千變萬化而不離其宗

書要風神灑落結構妥當筆畫勁淨

執筆緊而高則運動有力收放得勢鋒長而意自如古



人所云掣打勁利也若到熟境則智聖集成義獻覲面矣

書法要鋒正趙吳興所謂千古不易者又須一點一畫依法使盡氣力有起有運有收篆分顏柳帖熟摹臨時又隨手用意未下筆先有形象在目前久之凝議以成其變化便可以語佳境既有意使筆又莫死煞須含蓄不盡即為逸韻

學趙易熟而俗學董易滑而弱又多平犯冗順四俗筆書道難成此馮補之語今世之針石也

行草書凡注下牽上筆必從下掣上帶上轉下筆必逆上回下總要使其筆鋒用足則勁而有力也

書俱描字樣詩只打腔口此弊不自今日為然而今日尤甚書無點畫何問法與骨勢詩無意思何問性情關係

運意使鋒蘭亭為極聖教佐之畫沙印泥折股漏痕須一一自己識取有所得古人覲面也用筆輕浮不得力用筆雷堆不生機勢均之是病

五秘須學其渾厚莫學其方板先學柳次學顏便易分



明浮俗多生於鋒不中

東坡論書大約取機興風神姿韻故云天真爛熳是吾師為天姿不高局於矩矱不自立家失之儻重者下一針砭於周子發痛訶並李西臺亦麾却即黃魯直亦有微辭如題顏尚書草稿以為黃金不如瓦注雖魯公猶不免則諸碑版亦在所不滿義門學士遂謂米元章用蘇體故東坡以超妙入神許之而魯直殊不肯屈下為有品恐亦深文鍛鍊東坡於蔡忠惠謂其應出主壇坫而謙讓太過又推揚風子字勢雄強一洗五代以來衰

陋之氣二家書體與東坡不類平心而論魯直與米雖氣類不同互相訾警只姿致工力黃豈能比米惟東坡醜詆張顛醉素返逐世好至妖歌嫚舞眩兒童觀素之自叙首載魯公明認師傳繇張至云口訣手授又以為雖姿性顛逸而模楷精詳轉為真正况素之用筆全本大令第畫改鍾王之形體雅製由此日遠不得以張長史千文之偽跡為高閒彥脩詈光輩流蕩怪陋輕滑人藉口耳至長史千文直斷以為妄庸子所假冒實不曾見前人議及為臆說幸識者正之



馮鈍吟論書平實公允勝姜白石遠甚但斷學旭不如學素似亦以千文為張蹟不曾見素自叙開卷溯魯公傳派綱宗耳素用筆未嘗與古人絲毫差池恐東坡亦偶見顛素之偽帖便著語多聞見而闕疑殆所以為聖的也

文氏所刻停雲館不全本黃庭樂毅論像讚十三行皆以越州石氏帖重摹上石而樂毅論以長容住石帖尚有節通者短行一應海二字各一行即宋人所推高紳家所刻六毀存餘海字本也停雲曹娥則另本非石帖

也石帖刻至精其筆鋒纖毫皆到文刻呆笨百不能存一矣

楷書神氣須如草書流行草書筆法須如楷書嚴整蘇米書皆有逸氣不主故常然深於筆法故所論皆非耳食者所知須知偏側之勢出二王外不獨指草書也與逸於繩墨外造車合轍固非虛語

冕服須自己是君卿方好著若梨園子弟龍章被體人終不尊貴非其真也董思白書比之古人有間然尚是官著衣冠吾儕終不免劇演也此義門先生語蓋謂華



亭有自己面目運用得來不爾傍靠別人門戶豈能久  
長然須如米海嶽筆筆集古再自立家方有成就若野  
而狂以為我用我法反不若守定規矩猶是箇中耳  
大年真草千文用筆圓健提換頓挫篆隸古法俱存結  
體極蘊藉雅馴又能立家洵鍾王嫡嗣也

書須為己有悅心處不要徒以悅人鋒中筆筆透紙寫  
足這一筆再寫那一筆此是要訣結構要自己主張却  
又各家臨仿識其意趣方得橫生姿態外法度而內性  
情如鳥雙翼

筆墨俱要入紙是書家要義鋒正則筆直入運遲則墨  
沁入鋒正則心無旁岐且勁淨生焉運遲則有暇用意  
且頓挫生焉筆入所謂錐畫沙也墨入所謂印印泥也  
雖筆墨不相離而體認不可混

學書小篆倒搶下筆藏鋒行筆屈筆轉筆提筆駐筆衄  
筆迴鋒緩運速垂凡直皆玉筋懸針少墜露多者無垂  
不縮無往不收也若正方扁橢圓肩帶方左右帶飄玉  
環犀廓搭鋒無痕小作偃仰不尚高卑長短狹濶緣形  
成勢亦無定局大都篆取收斂有衣冠瞻視之威無弩



張劍拔之猛但具直橫尚無撇捺八分則橫亦作飛全體成扁趨勢向右梁柱間枕左右翅翻仍篆之貫惟住鋒齊縮至於出鋒隸楷之點始尖啄取穎長挑起則銀鈎圓上雖棘刺之短亦銳利可畏

二王草書不欲筆長不欲筆直不欲筆撒不欲長者要還他筆筆有起結不許徑過也不欲直者要使筆力頓挫無已也不欲撒者要知上顧下盼疎密濕燥高下正側相映帶也

趙吳興云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工盡之矣  
真行草各有體製皆須用工習熟而筆法則一行亦出於真也草亦出於真也點畫波發無兩法也姜白石謂率更平原以真為草李邕李西臺以行為真則狐禪矣謂古人有專工真專工行專工草者是矣謂草書千字不抵行書十字行書十字不抵真書一字為不知書則非也蓋言行草材料皆具真書中也特行有行之體勢草有草之體勢不容不博涉而精習之耳大要筆須正筆正則鋒藏七十二筆鍊熟在手平時臨摹細做古人自書則用意具體裁而神氣行乎其中矣



大抵古人著書畧而實盡後人詳而多浮如論書則十  
遲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東坡大難於結  
密而無間小難於寬綽而有餘何等確切至若上下左  
右前後肥瘦長短高低大小疎密稍加商度亦足以資  
布置若隨步換形心手相準亦不能必造化生物一一  
都稱量過也至數大家名家且用師法漫相方較如率  
更嚴整何曾太拘顏柳用筆何曾一偏唐人書碑板亦  
如隸分碑板不能不整齊也謂魏晉各盡字之真態語  
極有味虞永興智永勻圓圓則有之勻則未也虞之廟

堂永之千文雖橫直相當而形製變動却無方體與趙  
吳興固不侔矣

白石論草謂古人作草今人作真何嘗苟且其相連處  
特是引帶其筆皆輕張顛懷素最號野逸放而不失此  
法數語佳又謂橫畫不欲太長直畫不欲太多是門內  
語又謂書須襟韻高亦好但此不可強

折釵股謂用筆逆鋒而上倒折而下筆鋒正中圓勁到  
末謂懸針也印印泥謂點畫凸於紙上勁淨如洗也錐  
畫沙鋒透紙背推墨旁暈也屋漏痕滾圓直中而下墨



彩俛鋒而行也拆壁路筆鋒陷於紙中深險而淬利也白石原云筆正則鋒藏鋒在畫中則左右皆無病心正則筆正意在筆前字居心後亦約數法為言而皆不必則未免語過急促也至云無鋒又云無鋒以全其氣味則亂道矣無鋒則筆不正無書法可言矣

遲以取妍速以取勁先必能速然後為遲白石此語殊欠分明既言三折則初學時便須遲揮運熟而始能速也如一點與畫相應兩點自相應三點一起一帶一應四點一起二帶一應之類如何可速若執筆欲緊運筆

欲活不指運而腕運手不主運腕不知執皆古人定法不可易者



圭美堂集卷二十

字學劄記下

閱古帖

稷帖余私持論當以頽上石刻為第一第定武名尊未  
嘗見不敢自信後於何義門王翦林處見之漫漶全無  
鋒勢不見佳妙義門書宗極唐賢考校碑刻有端緒亦  
不肯輕妄下語後見其駁董華亭謂思古齋稷帖近年  
出自井中為弔詭不實楊東里集便有思古齋帖跋云  
頽上令餉二本矣又云定武率更摹嚴重有餘風趣或



減此刻褚摹宋思陵刻於大內米南宮稱為轉折毫芒  
備盡與真無異為天下蘭亭本第一洵篤論也南渡後  
士大夫競尚定武此遂為其所掩思翁稱之名始噪崇  
禎間賴令張俊英恨上官索取碎其石義門考訂不誤  
而評語宗尚銖兩無忒余亦藉之以自壯

書法用筆鋒正力足是本領用意全在結字上下左右  
疎密長短輕重收縱體勢風韻都出於此蘭亭妙蹟原  
足稿本無一筆不著力無一字不匠心撰製此大王所  
以為八法聖手馮鈍吟謂董宗伯全不講結構乃近人

時習大病此處一失而欲及古人韓文公所謂由斷港  
絕潢而求其至於海也此與用筆鋒不中不藏謂不須  
印泥畫沙皆根柢糜漉非標症可以藥物扶者

法帖中習而不察有似最沒緊要而亦關文義至令人  
失笑者如蘭亭不知老之將至上添曾字語意方足與  
崇山添峻嶺上一例因字痛字悲夫之夫斯文之文皆  
用改良可二字竟用塗此蘭亭當日之為稿本無可疑  
者落字處今用單筆從下一字首起左微右勾下古人  
却用雙筆從上一字之半起右向左至下一字首折筆



而右勾下有似字之人旁不知何時曾字添注以此勾而行筆短摩勒者誤為僧後人穿鑿謂徐僧權為裝卷軸內史書名鈐縫又以一本上有察字為梁姚察以証之姜白石至入蘭亭考故諸本添僧者多又或以不繫文義並僧字去之自慈谿姜氏家藏稊帖石背面高低一字兩刻本出始見低一字本崇山與曾字兩處皆用雙筆勾下而尾極長幸崇山勾筆曲處當崇字之半若止落山字則人又須從仙字生解矣高一字本崇山如他本無勾曾字雙勾中麓尾細撒鋒宛然項氏祖本正

同宋人真蹟余過吳門何心友假視鄭所南心史出井本其落字添處俱與此絲毫無異可知僧字魯魚亥豕信而有徵而曾之添亦不必懲噎而廢食矣跋姜氏此帖者如竹垞先生葦間座師自記頗詳俱不及此特為識其小者

余平生見定武蘭亭三本何學士義門王翦林給諫二本剝殘尤甚俱不及新安項澹齋家藏本有周公瑕錢牧翁題附裝麻姑仙壇記有錢及馮定遠題皆毛子晉汲古閣中物康熙丁亥客揚州新安吳劍宜荃曾以宋



麻紙搨仙壇記索題實平生所未見似出項本上然錢尚書已稱僅見三本汪仲淹婁子柔及此余家舊搨與項本似一刻而年又遠後半石下方裂文二十二行定武亦曾兩見之率漫漶不可尋求其筆意而頽刻曾借閱於金壇王給諫蔚林新安項君書存比常見之本為清炯大抵端勁出定武而生動出唐摹續雕率淵源於此獨唐臨絹本未見翻刻以他本字字比對方見其妙蓋本領既足又情景諧會觸興迎機心手相發隨意流形而一塵不動歸於閒雅結筆態韻流溢非若他書

可以魄力智匠入也莊生所謂泊然遭之進乎技者右軍復作不能爾矣

穠帖筆法字法章法俱精極入化固推行書聖軌至風神氣韻則惟絹本為獨絕

問頽本蘭亭之妙曰靜曰細曰得勢曰韻曰骨不凡

頽本蘭亭結筆處皆有琴音

頽本穠帖結字用正局者少

鋒斂而意足機應而神閒惟頽本穠帖有之

他本較頽本持矜莊者失其瀟灑露鋒勢者失其閒雅



收鋒多出鋒少結字讓左側右其筆勢虛秀作姿字中用方角硬折者少

宋理宗庫蘭亭便有百一十七種今所見不下三四十本而同者頗少惟先贈公所藏周嘉胄江左惠貽唐摹蘭亭亦稱神龍本為初搨鋒勢精足嘉善曹三才希又一本類唐摹而稍端莊精采是宋搨聞今歸其同鄉俞前輩兆晟家

葦間姜先生家有蘭亭刻石兩面高低一字二本鐫亦精絕若論運用筋脉如見伸紙揮毫極益習者只聖教

字樣太多稍失之縱他如監本東陽等本可置議論之外  
外賴本出而凡馬空矣

賴本蘭亭定是真右軍手跡勾摹上石不是唐賢臨摹本賴本是天界諸本是人境本領既足興會復到心手相從所以展促合機抑揚盡勢意趣觸引活潑變化意匠百出而氣靜神閒矜張不形運用無跡自有水窮雲起官止神行之妙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韻不可學書家作正局書便是第二格如唐蘇靈芝筆力亦到滿足有之去李北海尚遠而評者謂如北海此不知書者



三美堂集 卷二  
也右軍便少正局書伸縮無方高下盡勢皆由心準目  
想盡態極妍不以意運何緣造極

形 頽上稜帖應機斂鐸有官止神行之妙無手舞足蹈之

有云頽本為褚書不爾不應勝歐陽定武本如是之遠  
恐即右軍真本上石不屬唐諸家摹勒蓋字字比較詣  
極入聖無得而踰也

見定武蘭亭本義門一弱林一項書存收有錢牧翁跋  
周公瑕跋及麻姑壇小字後馮定遠題名蘭亭馬嶰谷

有邢太僕愿中借摹手牋與上皆五字鑿本原是陳香  
泉藏本有史胄司查德尹題語又書存手卷前宋仁宗  
臨後何端禮圖後高宗臨賜陳康伯紹興十九年夏五  
月俱絹本後有刻本似定武五字不損比前諸本俱較  
清楚

據所見論稜帖欲質所疑蘭亭有塗改增減是草本不  
是有意書以示人者頽本第一疑右軍原稿上石未必  
是登善臨摹以較武定不應勝大歐若此其遠頽本快  
改快下小曾字皆小兒戲作與前唐臨絹本似一人書



姜葦間座師家藏刻石兩面分高低一字亦鐫手善者  
中多聖教字樣及觀曝書亭集有懷仁集本始釋然此  
帖添崇山有折鈎筆不知老之將至上曾字亦有折鈎  
尾甚長乃悟僧權之附會可笑如此姜師謂其石為唐  
刻得觀儀徵項澹齋收一舊本已是高一字本祖刻矣  
定武本薛道祖另刻石貯庫取原刻石歸恐後兩石無  
辨遂鑿損湍帶流右天五字為別五字損本曾五六見  
皆止帶右流天四字而無湍字以為或是羣字然未損  
本羣字亦損又未必然趙孟頫十三跋竟謂五字未損

本尤難得是指未鑿前原石之搨道祖恐兩刻久而不  
別故損以別之則別刻亦善本可知然則五字未損焉  
知非後刻此文公所以謂不特議禮家如聚訟也誠亦  
難辨此洪景盧謂只當以字之工拙論為簡當翻刻多  
於牛毛焉可究詰惟頴本不見兩刻

蘭亭家藏不多平生所見不少大約酌中而論頴本第  
一定武神龍即唐摹次之監本東陽俱本定武神龍鋒勢

稍露却祖頴本明萬曆廿九年項穆勒米摹亦祖頴惟  
類與類不同類惟頴獨也諸本最頴者以機神湊泊意



韻閒雅他不能兼耳刻本雖多肥瘦體格固各有機軸  
至字之行楷形狀大小左右長短不甚相遠惟姜慈谿  
葦間先生藏石面背高低一字兩刻中多聖教字姜自  
記何義門臨摹朱竹垞跋之皆不及此惟云側掠弩趯  
不為成規所局極其飛動而已至跋開皇蘭亭本云明  
胡祭酒若思云永嘉本是智永臨寫宋紹興間太守程  
邁刻置郡齋未有孫興公後叙是唐乾封三年僧懷仁  
集書始悟姜石本所自出懷仁集聖教多采蘭亭字今  
集蘭亭自應多雜聖教字云集則知非原書也第背面

兩刻皆爾亦間有不同處後從儀徵項書存之子道暉  
鳳千借觀蘭亭三本內有宋拓是姜氏高一字刻石祖  
本姜亦重摹上石不及宋拓之生動遠甚未知低一字  
本何如也神龍本周翁嘉胄貽先贈公一冊竟是初拓  
項氏三本內有一本亦此本重刻以拓用烟重滲入鐫  
溝較纖弱然鈎勒不失真固佳刻非近日頤貞堂重刻  
可比

壬子夏借閱吾友項書存家藏蘭亭三本內有定武本  
後裝魯公小楷麻姑仙壇記蘭亭跋云定武蘭亭本在



承平時已不易得薛師正之子紹彭刻者此冊僅損一角猶是舊搨須寶愛之學書必取途於此方得晉法壬戌夏日周天球記按舊傳宋景文帥定武日有士人攜此石死營妓家樂營吏以獻宋官滿寄石府庫及薛向來帥其子紹彭見而賞愛之摹刻一石留府而携原石以歸恐久之二石所搨無別因鑱原石端帶流右天五字以別後庫本此所云紹彭刻僅損一角者是也趙子昂卜二跋中云鑱損五字肥瘦適中刻中至寶是道祖携歸原庫石本也然吳興又云五字未損本尤難得自

指原石未鑱時搨却又恐後刻亂之所云難辨者以此今監本東陽本皆闕會字一角自是重摹道祖刻而重摹鑱損五字本實未之見

借項稷帖三定武外一顧南原題為宋搨者乃姜氏所藏高低一字二石刻高一字本祖刻也刻實精於姜本又一乃唐摹本亦號神龍本因有神龍半印也刻亦謹細不失形神勝於顧貞堂重刻遠甚

定武蘭亭相傳熙寧間薛向帥定武其子紹彭道祖將宋景文貯庫本携歸長安另刻一石充庫本又恐



久無別鑿損湍帶右流天五字為識携歸原本而碑目  
又云鑿損再刻松雪十三跋云鑿損五字本而以為五  
字未損本尤難得是以熙寧前本為貴也以余所見何  
義門王翦林兩乏本及項澹齋所藏錢牧翁周公瑕馮  
鈍吟有題識者俱五字未損癸丑甘泉馬嶰谷半查兄  
弟以定武本來索題後有邢子愿借摹手簡而跋者謂  
王廷尉購自留都徐中山郎中賢嗣季輔君寶若拱壁  
者却損四字乃帶右流天而湍字不損北監東陽兩刻  
皆同此豈湍乃羣字之誤耶如云原只鑿四字松雪臨

本不應云五或是羣字松雪未注姜白石蘭亭考或譌  
耶又借得澹齋家一卷前有宋仁宗高宗兩臨本後石  
本似勝邢借帖却未損與邢借帖又似非一刻豈熙寧  
前搨乎損者果再刻乎

金薤琳琅云酸棗令劉熊碑集古錄作俞鄉侯季子碑  
且謂碑云君諱熊字孟下闕一字金石錄引酈道元水  
經注酸棗城內有漢縣令劉孟陽碑則所缺字當為陽  
又引李利涉編古命氏及唐宰世系表皆云荆王生俞  
鄉元侯平平生彪襲封則熊當為彪之弟乃光正曾孫



而曰玄孫碑之誤也隸釋謂毆陽公不知碑在酸棗無以名其官遂謂之俞鄉侯季子而引王建題此碑詩云不向圖經中舊見無人知是蔡邕碑而又疑其非中郎筆法余則以為建生於唐其云蔡邕碑者蓋本之圖經而非鑿空而言洪氏不當於此而疑之也義門云張祐題酸棗驛前碑云蒼苔古澀字彫疎誰道中郎筆力餘長愛當時遇王粲每來碑下不關書今人但知有王建詩耳

淳于長夏承碑銘辭積行勤約行字訛本是德字原本

德字雖損然行下心字可辨即翻本亦作德字

金薤琳琅云金石錄云元祐中洺州因治河得之於土

壤中刻畫完好如新隸釋云字體奇怪宋鄭僑書衡云

漢石經諸刻乃隸體八分夏承碑乃篆體八分元王文

定公憚跋云碑如夏金鑄鼎形模怪譎雖蛇神牛鬼虺

雜百出而衣冠禮樂已胚胎乎其中義門云未嘗怪譎王公自罕所見耳

所謂氣凌百代筆陣堂堂者余由是始知為中郎之蹟

義門云以為中郎者始於臨汝帖洪丞相以為不然見隸續中碑在今廣平府學後刻

尚書蔡邕伯喈永樂七年等字乃庸妄人所加揚文貞



公集中亦跋此謂近歲廣平府民因治河得此蓋廣平古洺地也所謂近歲恐即永樂七年余向官京師時廣平通判山西宋孟清為余言府學復有一碑字與此類義門云今翻刻者非唯筆法全不可尋求并字形亦失其大半為絕可笑也江陰徐子擴好竒士也義門云子擴名充號魚山先生著暖姝由筆三卷嘗得舊刻雙鈎其字近以惠余與此絕異此云勤紹舊刻作勤約義門云初勤約今人唯以此一字為辨亦易失之也且其間字之闕者四十有五而此獨完好則其偽不俟乎余言義門云近者余得丹陽孫仲墻藏本所剝損者僅二十餘字又在子擴所得之上矣

漢西嶽華山廟碑金薤琳琅云按徐浩古蹟記以為蔡

中郎書

義門云此碑亡於萬曆中詳石墨鐫華今商邱宋太宰所藏最善也

漢互儒先生婁壽碑義門批金薤琳琅云華中甫所藏

宋搨有豐道生題識後歸邵僧彌今在顧氏憩閒堂似

比之太僕本為勝惜闕碑首四十八字耳吳門陸嘉穎

子垂批金薤琳琅唐洛陽令鄭府君碑闕文亦見近得

石刻舊本填補一十三字

愆應凶閔門哀陟薦加弔鶴在帖

義門云當

作凶閔薦加弔鶴在門哀陟帖而逾毀今翻本掇拾叢

殘故致斯倒謬子垂不能辨也婁壽碑今已歸義門



華亭王司農儼齋太清樓帖價三百金購之孫北海內尚不全有以他本補者何義門學士時同余讀書安溪先生撫署中偶以事至都索觀王氏歸而道其美不容口義門傳虞山馮氏法議論有端緒以故安溪長公鍾倫世得艷羨宋搨帖見託購覓余甲申南歸至淮揚及白下觀閣帖不下數百本皆不足留目宜興儲雄文汜雲遇於江都約過其家觀太清樓帖殘本余自白門回揚復渡江造儲氏九峯樓此帖質於山中遣人裹糧往贖取至檢之廼第二第三第五第七第八卷澄心堂紙

澹墨搨迴異常帖遂償值携歸抵舍即來保定是年冬先生

內召入閣而世得病篤丙戌進都借華亭藏本適義門至同閱不數行狂喜大叫曰王氏本都成麵條矣丁亥余復至揚州以二金得太清樓淡墨初搨第一卷背有第二卷便是重刻不及一卷遠甚宣示帖則又割綴左旁如宜興本有細書張長吉張仲文字是割綴以充真本其痕宛然然的摹真本上石仍好於華亭本又第一卷年月後有秦丞相李斯書標目書即傳國璽諦視亦割綴



於後者戊子溧陽相公孫孝廉陳君持太清樓帖一部  
又次華亭本庚寅七月借得嘉興曹希文閣帖澹墨搨  
肥本與宜興本互有勝負真至寶也又從劉行人恩沛  
轉假得太清樓內有王鳳洲王麟洲周公瑕王百穀等  
跋簽藏經紙周公瑕題前四本神采生動與宜興本對  
此本題名目字皆似宋人字而宜興古拙王虞王僧虔  
書竟如東坡而宜興瘦而樸時有篆籀意宜興不美觀  
厚而足此本反是此即華亭本也汜雲續得宜興帖第  
九第十兩卷贈義門義門復以歸安溪今共有七卷宜

興本簽為藏經紙王椽之題第二卷有盛世秦跋  
越州石氏帖見黃庭二十餘行樂毅二版畫像讚曹娥  
碑十三行皆全本亦張趾肇同年借王宛平孫太僕物  
攜入武英殿同觀乃文貞公所遺也刻俱秀而足畫讚  
刻尤精曹娥訛字多如社為在沱為沈共為失悼少直  
引多八臺少上點叵為匡之類想鉤者譌不欲改不害  
刻工之善黃庭畫讚十三行為停雲館祖本而筆畫全  
失

義門云南宋越州石氏刻帖首末不載年月姓名曾見



華亭司農以三十金質孫北海此帖內有石經一段朱錫曾不察認為蔡中郎之經石氏名熙明見施武子會稽志而其碑目則見於寶刻叢編元人時見於題跋可考也內樂毅有火毀石爛海字住者名為海字本石氏重摹上石歐陽公集古錄亦載此蓋此帖宋人所極重也

又云東坡嘗謂平原畫讚即拓右軍而大之不解其語以為今刻絕不類過金陵訪朱師晦尊人出宣和二年刻畫贊洵與顏書無二實平生僅見也師晦所藏脩內

司聖教皆佳

又云寶晉齋曹之格先刻米帖十冊後刻二王帖俱不甚佳韓侂胄刻閱古堂後改羣玉堂米帖妙絕比內府刻尤精紹興所刻米書不及也

康熙甲午七月初八日看王箚林法帖定武蘭亭太糲糊初搨穎本腴潤有鋒妙絕王借沈凡民所藏半截碑肥澤有風神平生未見此也黃庭舒展結構復得勢後有慈谿座師跋記向見查氏本仿佛似此同州聖教及陝搨聖教未斷九成宮舊搨皆佳同觀者為義門前輩



綱齋同門又同籍林過義門寓齋觀所藏隋丁道護啟法寺碑定武蘭亭九成宮智永千文紹興所刻米帖五秘塔越州石氏帖內施羅尼經二沈學士祝京兆墨蹟啟法定武稷帖千文尤妙

義門云越州石氏帖北宋刻小楷極精約畧其目首吉日癸巳後中郎石經力命表黃庭樂毅海字本殘字像讚曹娥十三行陀羅尼護命心經陰符破邪後行書內有白樂天書又宋高宗刻紹興帖米南宮書十卷羣玉堂即韓侂胄刻閱古堂帖寶晉齋所刻米書皆好又云

米書費縣顏魯公祠堂記墨蹟今以八十金質於繆文子米書太后挽詞楷書在華亭王司農家益信哀冊為米筆也

停雲館原刻石今歸常熟蔣氏小楷雖漫漶而行草大字畢竟好縱闕幾板不妨翻刻石在張日容家

海嶽汝南公主墓志常熟嚴家刻手甚精石今見存嚴宅戲鴻堂摹刻太荒唐東坡烟江疊嶂詩亦嚴家刻甚妙勝他刻遠甚

黃魯直書夷齊廟碑竟似褚書聖教在蒲州



薛道祖詩刻楷書筆畫似永興結體似元常字如栗子  
大矮肥精極在蔡君謨上在藍屋縣

李北海書靈巖寺碑在長清縣長白山寺中尚完好  
海嶽書朱樂圃先生墓誌在申瑤泉賜閒堂中申宅今  
為陳子敬所居

顏魯公祠堂記秦少游書米元章書又米書顏魯公逸  
事俱在費縣顏魯公祠內

麻姑潭記顏魯公小字本外有大字本義門有仍有中  
字本未見

石墨鐫華明朝人刻書亦好

寶刻叢編宋人書內庫本亦不全

黃庭一本甚飛動內許多東坡子昂筆法孫北海藏前  
有北海題語王覺斯細書兩三行近帖邊短濶裱腹甚  
窄小義門以為當是中唐人臨本刻極精疑或徐季海  
筆傳吳興晚年單臨黃庭或即此本而帖尾有奉華寶  
藏為宋高宗劉貴妃印邊闕未必真且此印小未必如  
此寸許大也帖歸杜大司馬秀水公其子庭珠詒穀攜  
入直廬因得觀之



阿翰林

金字雲舉

處見有閣帖殘本四冊後有王著名以為

祖帖沈繹堂長跋贊之諦觀亦是翻刻偽作但是舊本  
明初人印章不偽也却得觀李伯紀一札逼真東坡秀  
而足真可寶雖同時亦有張綱然伯紀平生熟於蘇文  
蘇詩則字自亦學之也

從來見大觀帖無出宜興本上者康熙辛卯正月廿四  
日金友名德純送大觀帖第五卷一本來求售校宜興  
本字肥大鋒全非一刻而勝宜興本此帖前有陳于王  
記康熙辛未年得之於秦郵王鐵山孫天中家末云十

一月二十日西峯陳于王余貧不能買因還之

王鐵山藏本宜興本揚州買二種王華亭藏本吳郡贈  
成雲洞本劉雪舟借本與華亭同計所見已六種迺知  
名帖無不翻刻數版鑒定者非博搜廣見未可侈口品  
隲也前輩云閣帖多翻刻太清樓無翻本豈其然乎

武岡帖

宋武岡州刻

二十本

以日月光天德編號

即翻絳帖

亦二卷

鼎帖

湖廣鼎州

集刻衆帖最多刻最不佳汝帖所刻文多不全又

偽帖最多然刻得極精曾見紹興刻二本極精即翻汝  
帖也至玉麟甲秀諸堂星鳳樓皆未之見越州石氏帖



佳亦北宋刻

顧亭林不說謊然不博考區別如舊館壇碑傳在潘稼

堂所藏碑旁原有刻字一行云一行乃隱居自手書也

不知何人以濃墨塗之隱隱可辨顧遂以為皆隱居書

非也問一行後何人書曰昔人云乃其弟子孫文韜書

也形乃扁歐字前一行畧不同閱古堂帖韓侂胄所刻

精極曾見兩卷

淳熙秘閣前帖即翻閣帖修內司被旨刊故亦名修內

司帖修內司蓋職服玩者故文翰之事多屬修內司朱

師晦所藏畫像贊亦修內司本也紹興刻米書十本今

尚有存者亦曾刻黃山谷書十本今未之見又欲刻薛

道祖書而未成高宗亦自刻十卷學王字義門見一二

冊

蔡忠惠茶錄刻得甚好新搨尚未剝損前後八分亦不

下徐季海聞見寄泉州某縣庫內此書全學畫像讚

義門言前朝錫山華家有王著初刻閣帖六本史家有

二本後俱歸於華後歸項子京姪庶常君庶常得一本

於京師十冊始全文衡山考據不錯自是祖本項所得



一冊文尚未見

本朝歸崑山徐司寇後司寇死顧惟嶽關說質於揚州商  
網項景元項之子前年官中書舍人今以其父喪憂歸  
未審此物還在項氏否據惟嶽云亦不是初搨也覺模  
糊至李君實云王文肅家有一本王著初刻逆知其必  
偽作也司寇家有宋板數十家唐詩亦歸項景元曾託  
顧惟嶽借之項氏渠云已為曹子清攫去矣  
閣帖泉州刻亦好至所云馬蹄帖刻得影響却無想即  
閩中人刻故神奇其說耳

絳帖二十卷以日月光天德四句為號數與武岡帖鼎  
帖別者九卷張旭千文四十五字絳為直行武鼎一帖  
仍橫行也

長沙即潭清江即臨江又名戲魚堂郡又別有二王帖  
亦石碑又有釋文十卷武陵帖即鼎帖







韻舟中言次及之邱子曰匪獨其人之胸次為之亦其地有以使之然也局脊聲利之場而能發山水之音雖成連不能得之於伯牙也遂為此圖以寄意七月十九日舟泊楊柳青

髫年所讀書雖不復溫理亦不如中年過而輒忘也舟中無事三人各誦少時所熟古文坦人背誦歸去來辭已為東臯舒嘯圖風濤奔吼樂而忘險元亮所云樂數晨夕者余三人何多讓焉七月廿四日舟過桑園題德州孫檢討莪山負海內文望余今歲春暮得交於燕

邱忘形下士純任天真不獨文章高妙稱傑出也七月廿五日過德州其室則邇安得促席說彼平生適坦人為余作觀瀑圖迴思揮塵時所謂驚雷雨而落珠璣堪為遙贈矣

舟泊固城舟子糴柴米得徙倚馬東田公祠歸而濯足岸頭邱子為圖濯足萬里流以贈鈎勒出坦人而皴染則梁子曉岩補成之七月廿六日識

余家舊墅傍故運河河徙而水不涸種荷十餘里挑柳夾岸先大人築室八楹課余輩其中高梧映月書聲徹



三美堂集 卷二十一  
戶外三十年來滄桑變易人事隨之偶與兩君話舊而  
坦人為作桐陰高士見貽云

臨清古館陶地岸上飛沙成山村落相帶自早至待閘  
遂宿焉邱子為此以遣旅恨余與梁子竇長次日登岸  
遊永壽寺徘徊廢塔戲以瓦礫作大書於沙上歸而誦  
枯樹賦數過杜律十餘首拈筆題此遂忘待閘之苦

八月朔臨清待閘登岸徜徉與梁子曉岩行歌相答是  
日熱甚邱子畏炎蒸坦腹舟中比余與曉岩回則邱子  
啞然呈此云風磴吹陰雪雲門吼瀑泉吾誦之以銷暑

並寫其意以回二公之駕行赤日中何如遊圖畫中耶  
為之笑而題此

邱子坦人為言畫理宜靜蓋古之高人逸士以寄性情  
者無取乎絢爛而美觀也舟過東昌坦人劇論杜詩興  
有餘適為作垂綸圖遠山澹冶疎林挺秀一竿相對其  
古之靜者與則邱子之畫品其亦有定評矣

八月五日過張秋抵暮宿焉新月初出烟水微茫三人  
聯吟余有萬柳懸新月孤帆趁晚風之句曉岩云余頗  
有潑墨之興而惜其入夜次日亭午安山驛待閘登岸



三美堂集 卷二十一  
遊真武廟遠眺安山歸舟為余作此覺夜來餘興猶入  
毫端

南旋過天津俱逆水舟人牽拽殊苦望分水龍王廟如  
在天上七月十三日自張家灣登舟八月七日始過此  
地既順流復得風揚帆鼓柁殊快於心坦人為圖之以  
志喜然自南而北者勿令見之生妬也

早至濟寧守天井閘起版余乃得與梁子縱遊南池坐  
君子亭所謂森木亂鳴蟬蒲荒八月天者已身親之矣  
又觀報功祠碑記望太白酒樓徙倚岸上為時甚久岸

深邱子體重不能登因於舟中圖此而三人神情如生  
為之失笑八月八日

舟過仲家淺余三人尚在夢中有失瞻禮仲夫子廟是  
日風正颿駛雖惋悵無及矣坦人乃作沂湖破浪圖以  
相娛余三人潦倒諸生步步蹭蹬殊似拽逆風緯未知  
何時乘長風稍快平生之志則此為余三人之畫識矣  
八月初九日

新聞為官舸下版停泊恨失順風遙望閘南征帆如駛  
彌增鬱鬱余以分手漸迫為作惜別詩而曉岩乃寫待



聞圖圖成邱子咨賞之吾輩之善於消遣如此  
三旬聚首樂事稠疊幾不知客路之長余三人性情頗  
不諧俗異日稍有成就歸休偃息則長林豐草不煩他  
人招隱矣邱子坦人欣然圖此蓋亦放七賢六逸之意  
為吾輩他日寫照耳八月十一日  
八月十二日早發皂河風正水駛相城在望坦人曉岩  
各為贈別詩見貽予將登岸情甚悽惻梁子復不自己  
為余作陵山分手圖江文通所云擢容與而詎前馬寒  
鳴而不息殆為吾輩今日著語也

跋玉版十三行舊本

十三行刻不出肥瘦兩本晉陵唐氏新安吳氏來索題  
者皆宋拓是停雲祖刻悉肥本瘦本之刻率祖此三十  
年前聞此版歸武林翁蒿年康飴家友人有就拓見貽  
者已經以年久鐫溝尺淺加之剝鑿用祛晦昧而神明  
全失矣朱先生敬齋學書有功近益考校古人法書知  
所決擇一日自袁浦來得是冊以內有吾友曹竹澗跋  
見示精炯有鋒真未受刀傷以前物舊帖日少又庸陋  
無知者妄施殘剝驪龍無多珠堪為探得者賀也



三美堂集 卷二十一  
吳橫川所藏唐帖跋

壬午春予曾得朱絲欄藏經紙書經十行於海虞馮寶伯先生鑑者以為宋人書攜之清苑大中丞今相國安溪李公署中公亟賞之後公於廣平舊書衣背紙得七十餘版歸以示予紙及朱絲寬長與馮氏贈者無毫髮異而係一人書者十之四內有款識署天祐年乃知為唐人書也用濃墨筆鋒回斡圓足八法精到乃知古人相傳用筆本有程度時俗傳摹不復可見橫川先生精於臨池一日出此見示用筆芒角宛然纖毫不失與書

經真跡正同真唐搨無疑從此津逮顏柳歐虞諸帖皆如覲面信是寶物

吳橫川藏舊搨曹娥宋搨十三行跋

昔人云一字之法妙在結構一筆之法妙在起止結構雖時帖尚存形模至用筆起止日就剝敝無復可尋學者用為準式遂勻慢平緩了無神明橫川先生家藏十三行真羅紋宋箋搨曹娥碑雖剝蝕尚未經重鑿者皆文氏停雲館祖刻其點畫起訖掣運猶有如汭急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之意而頡頏生勢沈著痛快處亦都



瞭然足發人意氣借臨浹月以將買歸舟奉納有典型  
既遠之嘆陶貞白健美典掌之人有以哉

宋搨智永千文跋

舊刻拓久石渠就淺鋒勢不盡古人書筋骨鈎鎖節拍  
緊抱處都不復見永師千文學者不覩舊本疑其疎緩  
遂信氣調下於歐虞之說前年見何庶常屺瞻得一本  
乃舊時內府所藏與此本同真是宋搨觀其鋒藏畫心  
委曲使盡而終不出道媚深厚以較市本神氣盡矣東  
坡所謂欲存王氏典型以為百家法祖者不得法物曷

以徵信

汪欵江所藏聖教舊本跋

書法盡於用筆與結字趙承旨已言之結字雖時帖皆  
具形模用筆非宋搨其鋒不全其實鋒既刊敝而筆勢  
相生處筋脉都弛結字亦病矣聖教為行書法祖市本  
澌漫不復可觀汪子建貞出所藏見示纖毫不失平生  
於何庶常屺瞻案上見所借本外無有儷此者假臨浹  
月聊記姓名於其後

跋宋搨十七帖



此舊木本然勝近刻遠甚朱字旁釋乃余鄉試座師姜  
葦間先生筆先生與太原閻詠梓勤同官中書又同居  
停故為書梓勤會試與余同榜遂見貽曰君於此固有  
淵源也閻學書於益都趙前輩申符趙甲子典山西試  
閻登其榜趙書又出海虞馮補之義門何編脩皆衣鉢  
於馮獨葦間先生自深於古不階梯吳下熟於晉帖卓  
爾雄顧一時此冊得此尤增重也

宋搨淳化帖第六卷跋

康熙壬午春余同瞿夢觀訪馮武實伯於海曲實伯鈍

吟先生猶子也此卷乃別時見贈者朱筆注記鈍吟手  
書雖釋文頗有譌誤要筆法自具

鬱岡齋第三卷跋

穠帖俱失真右軍諸書各有佳處至鈎填肥滑失鋒者  
如以有此帖事字二新婦帖解末軍之長畫如此等須  
分別觀之

鬱岡齋第六卷跋

右軍思想諸帖刻頗佳長風帖閣帖七卷壯溫連深可  
憂三字知賢室委頓與下耿耿至今送為一段致此四



三美堂集 卷二十一  
紙又一段袁生帖本刻萬歲通天帙中大道兩行他帖  
絕不見殊不類大王雖有趙跋未敢隨聲絕交書既殘  
闕亦不及文氏刻陸書蘭亭詩可觀非蘭亭諸帖可比  
他刻此者殊不能勝之顏書太失真

鬱岡齋墨妙第九卷跋

鬱岡帖大都尚氣燄比他刻姜茶者絕勝微嫌其偶近  
努目金剛再能體會晉人道健靜雅處則無毫髮憾矣  
內宋人臨晉唐者恐亦不少萬歲通天進帖在全袁中  
號甚精采僅比錫山華氏真賞齋火前本洵可寶愛虞  
伯施如遊絲裊空風致頗超亦佳跡也月儀不古筆大  
多是鈎填疎縱處無名書竟可省

唐雙鈎王右軍殘字跋

丙戌正月安溪先生自保陽徵入舍人治裝後侍童以  
此為煨燼敗楮棄之糞穢中余見而拾存入都屬蘇工  
潢楷付聞孫立侯信侯藏弄南還出以索題重玩累日  
前為州民帖未見石本後即十七帖中所刊司馬相如  
揚子雲皆有後示試以至精之刻較之其相去何如也  
昔有得古人一字至以名其齋今全文尚有十三可不



寶諸

頴上黃庭經跋

明萬曆末余同里陸串曾學博於頴上歸橐果然皆黃庭蘭亭搨本也余髫年亦乞得一冊習仿焉嗣遊四方見頴本兩帖悉是物丙子客京師一日造慈谿姜先生適自慈仁市歸喜曰得一寶出示法帖曰頴上黃庭真本視之迥異嚮所見扣以故曰黃庭無二刻流俗所傳黃庭鎮海本也諦視其購本刻甚纖細復漫滅不辨佳處但心識役使使字礫作八分六丁六字上點橫筆帶

下丙戌四月望物色於廟市惡裝殘冊簽署頴上黃庭經是舊人拙書而有筆法開看得此較姜本清潤勝之檢對鎮海本則其書頑獷木強之狀不堪入目而此本之古秀生動毫芒皆足真與稊帖同工亦不知此石歸於何處斷不與蘭亭石同為張令所碎惜當日請業不詳屈指歲時將浹一紀先生下世已七年矣摩挲感歎之餘聊記其端緒於裝界方成之袞尾

文衡山十一扎跋

徵仲先生十一扎俱真蹟吾年友松江張學士照得天



見貽得天專師董雅不喜文要其鋒中筆筆寫到運掉甚熟就其所至安且成矣固可愛玩只祝京兆用筆結字比之董宗伯筆心較圓耳董惟晚年學楊少師為神韻獨超其他行楷恐不能筆筆寫足至謂不足正其妙處惟本領已足偶然意到筆不到則可未可因儂為恭疑君子為黨也馮鈍吟謂祝文皆學趙祝都學趙好處文都學趙不好處為學妍媚者下一針砭亦不得尤其過論

王損菴鬱岡齋帖殘本跋

故明文氏傳雲董氏戲鴻所刻法書皆行於世董初木刻燬復勒之石何義門云不逮木本遠甚而傳雲為勝後涿州快雪堂全趨纖媚學者風靡他小本如真賞有善者非歷代全帙王氏鬱岡齋出中明為文董所掩其中更有鈎廓少棱角失鋒處而佳者數種不可沒也朱贊府敬齋購此選禘唐人雙鈎十七帖為不失真褚登善兒寬讚秀健同聖教詔隨清娛墓綽有蘭亭佳致汝南公主墓銘上承華陽之卓雅下啟襄陽之跌蕩尤非他帖所及學者熟此冊便可馳驟稱書工贊府臨池久又



講明筆法源流者其知所鑒裁矣

跋常熟錢象臨繩齋定武蘭亭帖

穠叙為行書聖律以其蕭散入神伸縮天然而行間字裏皆心準目成復饒古韻諸刻宗定武固有由來計平生見四十餘種多入唐宋人筆意恐亦未必盡理宗庫物也何義門編脩自慈恩市得崑山吾家相國所藏以為真定武刻寶秘之今錢氏本與何同而何本覺漫漶矣况流傳有緒義門書家於諸帖亦多考据應不妄信可寶也楚游邂逅牧人獲假觀累月因志其後

舊搨智永真草千文跋

余鄉試同年晉陵唐少宗伯所贈固舊本惜搨墨太濕漬入鐫溝遂點畫蒙霧然較近搨遠勝題簽亦舊人書雖裝褙垢敝不忍易也唐名執玉字益功襄文公六代孫

僧无可書寂照和尚碑銘跋

无可與誠懸同時而書法特規摹之其結體畧加鬆峭極盡展促之勢至用筆圓健兼有廟堂碑遺意賢於宋夢英遠矣學互秘者宜參用之考顧氏金石文字記碑



今在咸陽縣此舊拓本芒角猶存孫北海家藏故物前有孫題識手蹟信可寶也吳門陸君彪載雲得之丙戌冬杪予南歸陸君見貽以充行笥者康熙戊子元日燕山書塾晴牕試筆聊志其由

瘞鶴銘真本跋

吾友嘉興曹仲經最為翰墨中好事遊於鎮江陳守乘江水冬涸自至崩石處在厓下有仰而搨者墨汁灑面上分贈此本完字尚有神采近為滄洲先生移置岸上搨亭覆之搨而鬻之貪估俗僧復苦字畫剝淺加以剝苔封波蕩於蛇龍之窟者未為不幸也

跋智永真草千文

永師千文惟東坡先生評語為允王氏血脉此為宗嫡臨池家宜寢食相依嘉興曹子仲經西遊滌石去垢潔楮墨搨此見貽可寶也

跋聖教序舊搨

聖教重刻多失其豐茂鬱特之意此本為黃山汪建貞所貽是舊搨雖加塗飾畧存本色處便可玩味不盡中



三美堂集 卷二十一  
有割劣本補入共二百七十五字當分別觀之建貞另  
有二本皆毫無刊闕秘襲殊甚然望之輕俊稜厲吾寧  
舍彼而取此

家季海書大證禪師碑跋

此碑較之不空和尚碑結構尤密惜殘剝多又榻者烟  
煤濕重筆畫不清庚子秋余始於維揚汪文學篋先齋  
見之冬杪汪乃寄此一紙粘綴存之俟訪善本

郭府君碑跋

郭敬之碑在平原諸碑版中又是一格抑揚開張展促

生勢惜剝損過多余為塗點彌失形模粗存梗概以俟  
覓訪初榻云

懷素藏真律公二帖跋

此是錐畫沙嫡骨二王正傳乃知由顏尚書證合張長  
史可以想見傳授所自杜祁公詩老來楷法不如初試  
向閒庭學草書曾見刻帖全是摹此帖東坡謂其無林  
下風氣則可至詆之市倡青紅不曾夢見王鍾過矣馮  
鈍吟謂旭不如素亦據殘本千文云爾恐是彥脩輩偽  
作



蘇靈芝田公德政碑跋

安溪先生巡撫直隸時余從學於其幕間按舊碑目臚直屬漢唐刻若干請於先生乙酉夏先生悉命工滌石潔楮墨拓之仍諭所在吏課其程易州長求此石不得鈎索頗棘適月朔謁

文廟畢以語諸生內有言其廢圃糞壤中露一石角固似碑州長欣然偕行至其地令掘視即此碑搨數紙字尚完好精色炯然按宣和書譜蘇靈芝儒生也嘗為易州刺史郭明肅書候臺記行書有二王法而成就頓放

當與徐浩鴈行戈脚復類世南體亦善於臨倣者考開元廿七年書鐵像頌稱易州錄事廿八年書此碑稱逸士至至德二載書寶塔頌則署承奉郎守經畧軍曹叅軍益為安史所逼迫而出者其書甚著名今觀之果是季海輩流元趙孟頫似全規倣其書其用筆筋脉結束鋒毫宛轉信八法之津逮也東吳顧文學炎武金石文字記無此益未之見保定羅守於是歲之冬遂移此碑於府學中鐵像頌見存易州候臺記不復知所在矣兩牕無事割粘成帙因紀端末於其尾



跋顏魯公書宋廣平神道碑墓側記

魯公書用八分入楷似張公禮禱登善者甚少所書墓側記作畫沙書絕類隋及初唐人近因剝蝕人不復搨遂不可得見安溪師巡撫畿甸時檄所屬拓漢唐時碑刻廼獲此本雖爛落者多按其文尚可讀筆法存者炯然古意森森余乞得粘綴藏之以為至寶俟他日訪初搨相印證云

跋座主姜葦間先生書

本朝書法應以姜座主為首推此友人張子麟書得之

慈谿朋好以與吾有淵源脫手相貽因裝界藏之浙人善書多尚陳香泉奕禧其用筆鋒亦中而結體遜其古雅矣

文衡山詩草跋

帙計四紙半紙隅尚有殘破然真蹟可收存雖稿本無一筆苟吾友沈上舍潁谷得之肩故絮敗銅筐中遂脫手贈余潁谷知所寶愛者意尤可感且文清行潔吾素所欽子孫勿忽視此永志世好不獨前賢遺蹟也潁谷吳縣人名王巖



唐李都尉墓誌銘跋

李都尉墓誌不載書者名氏其用筆結體與今所傳褚河南書同州倅廳聖教無異按金石文字記河南本傳顯慶三年卒於愛州至龍朔三年則河南之亡已五年矣恐是後人追刻予諦視跋尾年月書與正文同出一手河南焉得預書之此誌今亦在同州考麟德元年二月距龍朔三年六月僅九月安知聖教與此誌不即一人書而此為小楷尤難得也吾友曹子竹澗以事至秦中屬其大吏潔楮墨畫榻其碑版歸筭果然與余相遇

於維揚之寶塔灣艤舟出賞丐得此本喜不自勝是時  
臺輿駐高旻寺龍舳競渡簫鼓喧闐冠裳交騖士女如雲而  
余兩人乃狂呼劇論於此予方落拓無聊宜藉以消長  
日而曹子正從貴人遊亦作此不近人情事其風趣為  
不凡矣歸而割綴成帙因識之簡端

顏書臧公神道碑跋

魯公書昔人稱其端勁莊特臧公神道更秀鋒逸氣淬  
利無前此係畧舊本余向贈友人曹仲經仲經轉贈褚  
子良書良書精成二冊用寶行笈臨仿精進闕見秘妙



幸以告仲經及子示不忘所自也前列銜名李秀巖下  
二字殘蝕不可辨識何義門謂余是補勒字即指後希  
讓渭北節度使前只觀察使耳書碑時尚未加贈故云  
補勒而金薤琳琅直以篆額二字實之障後人目矣幸  
殘剝處細認字痕顯是補勒與篆額不近余細玩節使  
前工部尚書亦似是李筆



